

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

富恩特斯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阿尔弗雷德·克罗斯之死

1900年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

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

小 濬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Carlos Fuentes
La muerte de Artemio Cruz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Mexico, 1962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31,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 $\frac{5}{16}$ 插页 5

1983年3月北京第1版 1983年3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1,700

书号 10208·127

定价 1.00 元

出版说明

卡洛斯·富恩特斯是墨西哥当代著名作家，《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是他的代表作。

富恩特斯于1928年生在墨西哥城一个外交官家庭，随着父母在各地任所度过童年。他在墨西哥国立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曾到欧洲和拉丁美洲几个国家以及美国游学。回国后，从事文学工作，主编《旁观者》杂志，创办《墨西哥文学杂志》，并曾一度担任驻外使节。

富恩特斯从事文学创作的第一个成果，是195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戴假面具的日子》。其后，他发表了一系列长篇小说，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最明净的地区》（1958），描写1910年墨西哥民主革命爆发到五十年代中墨西哥城的市民生活；《好良心》（1959），写一个外省青年反抗自己的中产阶级家庭，最后却以屈服告终；《神圣的地区》（1967），描写一个电影女演员和她的精神不安定的儿子的关系；《换皮》（1967），通过一个墨西哥大学教授及其妻子、情妇和一个欧洲来的朋友游览乔卢拉神庙，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政治对墨西哥的影响；《生日》（1969），是一本印第安民族神话和现实生活相结合的小说。此外，他在1964年还出版了另一本短篇小说集《盲人之歌》。

富恩特斯除了写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外，还写文学评论和剧本。他的文学评论作品有：《西班牙美洲的新小说》（1969），

《两扇门的房子》(1970)。剧作有:《所有的猫都是聋子》(1971),《独眼的是国王》(1971)。

《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发表于1962年,使富恩特斯获得了国际声誉。墨西哥作家费尔南多·贝尼特斯赞美它,说它写出了“墨西哥的伟大,墨西哥的戏剧,以及它的贪吝,它的纯洁,它的温柔”。

小说写一个墨西哥新闻界的大资本家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临死时在病床上回忆自己的一生,如何从没有父母的孤儿,成为革命军队的军官,后来又成为地主,投身政治活动,终于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从而反映了墨西哥社会从民主革命到现在这一长时期的广阔场景。作者运用了各种新的手法和新的技巧,以主要人物精神的堕落和理想的消失为主线,描绘了墨西哥民主革命失败所造成的后果。

富恩特斯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作家;他主张:一个当代的作家,要不断地探索新的技巧以反映新的现实,也就是说,既要做法尔扎克,也要做比托尔^①。

富恩特斯的近作有:长篇小说《我们的土地》(1975)和《希德拉的脑袋》(1978)。

编 者

1982年3月

^① 比托尔(1926—),法国作家,“新小说”派的代表人物。

预先思考死亡，就是预先思考自由。

——蒙田：《散文》

出到地面上来的人
进了冰的摇篮，
从坟墓里进去的人
却看到了你代表的是什么……

——卡尔德隆：《世界大戏剧》

我独自一人，我知道我能做什么。对于
别人，我却不过是“也许”而已。

——司汤达：《红与黑》

……有我，有他，我们三个，总是三个！

——戈罗斯蒂萨：《没有结局的死》

生命是廉价的，生命一钱不值……

——墨西哥民歌

我醒了过来……把我弄醒的是同我的身体接触的这件冰冷的东西。我原先不知道，有时人是会不由自主地撒尿的。我眼睛仍然闭着。连最近处的人声也听不到。我睁开眼睛是不是就得到呢？……但是我的眼皮沉重得很：是两块铅，舌头上是一些小铜币，耳朵里是槌子在敲打，呼吸当中有一种……一种象是生锈的银子似的东西。金属，这一切全是金属，又是矿物质。我不知不觉地撒了尿。也许（我曾经失去了知觉，现在猛然记起来了）在这些钟点当中，我不知不觉吃过些东西。因为刚刚天亮时我伸出了手，把电话扔掉（也是无意中扔掉的），扔在地上，脸朝下扑在床上，胳膊下垂着：手腕上的血管痒痒的。现在我醒过来了，但我不愿睁开眼睛。虽然我不愿，我的脸附近却老是有件什么东西在闪亮。这种亮光，透到我的眼皮里面，形成闪逝着的一点点黑光和一些蓝色的圈圈。我把脸部的肌肉抽动一下，睁开了右眼，看到了这亮光反映在一个女人手提包的玻璃镶嵌上面。我就是这个。我就是这个。我就是这个被大小不匀的玻璃方块把脸容分割得四分五裂的老头子。我就是这只眼睛。我就是这只眼睛。我就是这只布满了长年积压着的、忘掉了又不断出现的怒火的根苗的眼睛。我就是这只在眼皮当中鼓起的、绿色的眼睛。眼皮呀。眼皮呀。油腻的眼皮呀。我就是这个鼻子。这个鼻子。这个鼻子。弯曲的鼻子。宽宽的鼻孔。我就是这双颧骨。颧骨。从这里长出了灰白的鬓须。长出。怪脸。怪脸。怪

脸。我就是这个同年老和痛苦毫不相干的怪脸。怪脸。牙齿因为抽烟发了黑。抽烟。抽烟。我的呼吸发出的阵阵水汽，把玻璃弄模糊了，一只手把床头小几的热水袋拿走了。

“医生，您看：他在想动……”

“克罗斯先生……”

“他临死了还要骗我们！”

我不想说话。我嘴里塞满了旧的铜币，塞满了这种味道。但是我稍微睁开一下眼睛，透过睫毛看出了两个女人，看出了那个发出一股消毒气味的医生：他那双汗湿的手，现在正伸进我的衬衣底下摸我的胸膛，这双手冒出一股酒精散发的怪味。我设法想使他的手缩回去。

“喂，克罗斯先生，喂。”

不，我不肯把嘴唇张开；或者不如说，不肯把玻璃中反映出来的这一条没有嘴唇的带皱纹的线条张开。我要一直把双手伸着放在毯子上。被单一直盖到我的肚子。胃呀……唉……双腿还是张开的，中间放着这件冷冰冰的器皿。胸膛还是在熟睡着，仍然有这种酥麻的痒感，我现在……不……我过去在电影院里坐久了，就有这种感觉。血液循环不畅，对了。没别的。没别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应该想想身体。想到身体，就使人筋疲力尽。自己的身体。统一的身体。使人疲倦。不想。算了。我想了，我就是见证人。我是的，是个身体。它留下。它要离开了……要离开了……它正溶化在这一大堆悠忽闪现的零零散散的神经和鳞片、蜂巢和红血球当中。我的身体，这个医生正在把手指伸进来摸的身体。害怕。我一想到自己的身体就害怕。脸孔呢？特蕾莎已经把照出我的脸影的手提包拿开了。我努力回忆自己照出的脸影；这是一张被一块块不对称的玻璃分割得四分五

裂的脸，一只眼睛很靠近耳朵，但却远远离开另一只眼睛，怪脸的相貌分在三个转动着的镜子里。我前额冒着汗。我又一次闭上眼睛，我请求，我请求把我的脸和身体归还给我。我请求，但是我感觉到这只在摸我的手，我想避开它的接触，但我没有力气。

“你觉得好些了吗？”

我看不见她。我看不见卡塔琳娜。我看到更远的地方去了。特蕾莎坐在靠椅上。她双手捧着一张打开的报纸。是我的报纸。是特蕾莎，但是她的脸藏在张开的报纸后面。

“把窗打开。”

“不行，不行。你会着凉的，事情就麻烦了。”

“别理他，妈妈。你没看见他在想动吗？”

哎。我嗅到了这股香的气味。哎。门口的轻轻响声。他带着这阵香的气味，拖着黑色的衣裾，举着洒圣水的家伙进来了，为的是要煞有介事地向我告别。嘻，他们上当了。

“巴迪亚没有来吗？”

“来了。他在外边。”

“叫他进来吧。”

“不过……”

“先让巴迪亚进来。”

喂，巴迪亚，你过来。你把录音机带来了吗？你如果懂事，你就会把它带来的，你从前每天晚上都是把录音机带到我在科约阿康的家里来的。今天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想给我一个一切如常的印象。巴迪亚，你别扰乱例行的仪式了。啊，对，你过来了。她们是不愿意的。

“过去，女儿，让他认认你。告诉他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我是格洛丽亚。”

我能看清她的脸就好了。我能看清她那装出奇怪表情的脸就好了。她一定感觉到了这种腐败的鳞片的气味；她一定在瞧着这个深陷下去的胸膛，这堆灰色的蓬乱胡子，这股止不住的鼻水，这些……

他们把她从我的身边拉开了。

医生按我的脉搏。

“我要跟同事们商量一下。”

卡塔琳娜用她的手触摸我的手。多么无用的爱抚。我看不清楚她的样子，但我努力把我的视线固定在她的视线上。我吸住了她的视线。我握住她那冰冷的手。

“那天早上我高兴地等着他。我们骑着马渡了河。”

“你说什么？别说话了。别劳累了。我听不懂你的。”

“卡塔琳娜，我想回那边去。多么白费气力。”

是的：神父向我俯下身子。他嘴里念念有词。巴迪亚插上了录音机。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话。哎，夹着一个呼喊声。哎，呼喊声。哎，我算是活过来了。是两个医生在门口探首瞧着。我算是活过来了。雷希娜，我痛，我痛，雷希娜，我知道我痛。雷希娜。士兵。你们拥抱我吧；我痛。有人把一柄又长又凉的匕首刺进了我的胃；有某个人，另外一个人，把一件钢铁的东西刺进我的内脏。我嗅着这种香的气味，我累了。我一任他们摆布。就让他们费劲地把呻吟着的我抬起来吧。我活着，并不是你们的功劳。我不能，我不能，不是我自己挑选的，我摸摸自己冰冷的脚，我不喜欢这些蓝色的指甲，我新长的蓝色的指甲。唉，唉，唉，我算是活过来了：我昨天干了些什么呢？如果我想到了昨天干的事，我就只会想到现在正在发生的事。这是一

种清楚的思路。十分清楚。想想昨天吧。你并不是这样疯疯癫癫的；你并不是这样痛苦的；你已经能够想到这个了。昨天，昨天，昨天。昨天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从埃莫西略飞到了墨西哥城。是的。昨天阿尔特米奥·克罗斯……在病倒之前，昨天阿尔特米奥·克罗斯在他的办公室……不，他没有病倒。昨天阿尔特米奥·克罗斯在他的办公室感到自己病得很厉害。不是昨天。是今天上午。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不是病了，不是的。不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不是的。是另外一个人。在一面摆在病床前的镜子里。另外一个人。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他的孪生兄弟。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病了。另外一个人。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病了。他不是活的了；不，他仍然活着。阿尔特米奥·克罗斯曾经是活的。他活了好些年……他不怀念这些岁月，不，不。他活了好些日子。他的孪生兄弟。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他的替身。昨天，死前只活了若干天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昨天阿尔特米奥·克罗斯……是我自己……又是别人……昨天……

你昨天干的事同往常每天一样。你不知道是否值得考虑一下。你只想靠在那里，靠在你的卧室的暗处，考虑一下以后将要发生的事。你对已经发生了的事就不打算考虑了。你在暗处，眼睛看着前方；这双眼睛是不会对过去的事加以预测的。是的，昨天你从埃莫西略起飞，昨天，即一九五九年四月九日，坐的是墨西哥航空公司的班机，九时五十五分从酷热的索诺拉州首府起飞，十六时三十分正到达联邦区墨西哥城。你从那四引擎飞机的座椅上，看到一个平整的灰色的城市，周围是一圈用土坯和铁皮屋顶搭成的房子。女服务员给你送上包着透明纸的口香糖——这一点你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她将是——她应该是，你从现在开

始，别把一切都回忆成将来的事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姑娘，而你一向对这一方面是很有眼力的，尽管你到了这样的年纪，对这样的事注定了只能神往，而不怎么能实干了——你用词不当了：当然，你永远不会感到自己注定了只能如此，虽然你只能对这件事神往一番——告示灯闪亮了：“请勿吸烟，系好安全带”。这时候，飞机飞进了墨西哥山谷，猛然下降，好象在稀薄的空气中失去了维持自己的力量，接着又向右倾斜，包裹、袋子、手提箱都倒了下来，大家不约而同地喊叫起来，喊叫声中有时掺杂着轻声的啜泣。火焰开始嘶嘶地烧起来，从右翼的末一个引擎喷出。引擎不转动了。人人都一直在喊叫，只有你一个人保持着镇静，一动不动，嚼着你的口香糖，盯着那位在过道上来来去去劝旅客安静下来的女服务员的腿。引擎内部的灭火装置起了作用，飞机平安无事地着陆，但是谁也不知道，只有你这位七十一岁的老头子当时是镇静自若的。你對自己感到自豪，但不形于色。你想到，你干了多少怯懦的事，所以现在你反倒容易鼓起勇气来了。你微笑起来，你自言自语地说，不，不，这不是什么奇闻；这是事实，也许甚至还是一个普遍真理。你去索诺拉是坐汽车去的，坐一九五九年的沃尔沃汽车，牌照是“联邦区七一二”，因为政府有些要人已经打算闹别扭，你就必须走遍这条路，保证你所收买了的这大串官员仍然对你忠诚不二。收买，是的，是收买，你在冠冕堂皇的过时过节应景文章中用的字眼，是连你自己都不相信的。我要说服他们，我要劝说他们。不是的，你是要收买他们，要他们向那些在索诺拉、锡那罗亚和联邦区之间贩运渔产的人收捐要税——这又是一个难听的字眼。你把百分之十分给稽查员，渔产运到城里时，由于经过这大串中间人之手，价钱就抬高了，而你却得到比产品原价高二十倍的利

润。你努力回忆这一切，你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尽管这一切在你看来只不过是你报纸上的一小段社会新闻，尽管你认为你回忆这些事情实在是白费时间。但是你还是坚持这样做，做下去。你还是坚持。你也许想回忆别的事情，但首先你想忘掉你现在的处境。你要开脱自己。不是你现在的处境。是你当时的处境。你晕倒后被送了回家，你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颓然倒下；医生赶到，说要等几个小时才能作出诊断。还有别的医生也赶来了。他们都是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懂。他们嘴里说出了一些不好懂的字眼。你希望想象一下自己的样子。象是一个空空的皱缩的皮酒囊。你的下巴尖在发抖，你的嘴发出难闻的气味，你的腋窝发出难闻的气味，你腿间的一切都在发臭。你躺在那里，澡也没有洗，脸也没有刮，你成了一个承载着汗水、兴奋的神经和下意识的生理机能的器皿。但你坚持要回忆在昨天发生的事。你从机场到了你的办公室，你穿过一个弥漫着芥气的城市，因为到那时候警察刚刚驱散了小马广场^①上的这场示威。你同你的主编商谈了第一版标题，各篇社论和漫画的问题，你感到满意。你接待你的美国伙伴来访，你向他指出这些所谓工会清洗运动的危险性。然后，你的总管巴迪亚到办公室来，告诉你，印第安人在闹事。你叫巴迪亚转告农业村社督察员好好管束这些人，告诉他，你给他钱，毕竟就是要他干这个的。你昨天上午忙碌得很。那个拉丁美洲大恩人^②的代表要见你，你争取到增加给你的报纸的津贴。你把社会专栏女编辑喊来，吩咐她在专栏里登上一篇咒骂那个在索诺拉的交易问题上向你开火的科乌托的文章。你干了多少事啊！接着，你坐了下来，同巴迪亚一起计算你的财产。这在你可是十

① 小马广场，是墨西哥城内有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的骑马像的广场。

② 指多米尼加独裁者特鲁希约，他自封为“国家大恩人”。

分自得其乐的。你办公室的一整面墙壁，都被一张图表盖满，表上显示你所操纵的事业的范围和彼此的关系：报纸，不动产投资（在墨西哥城、普埃布拉、瓜达拉哈拉、蒙特雷、库利阿坎、埃莫西略、瓜伊马斯、阿卡普尔科），哈尔蒂潘的硫磺矿，伊达尔戈的矿山，塔拉乌马拉的林木特许采伐区，参加旅馆业系统的股份，一家管道工厂，渔产贸易，对另一些投资公司提供资金的投资公司，股票交易的控制网，美国公司的法律代表机构，铁路公债的管理，信托机构中的董事职位，外国企业（染料、钢铁、洗涤剂）中的股份，还有一个在图表上不出现的数字：存到了苏黎世、伦敦和纽约的银行里的一千五百万美元。你不顾医生的警告，点起一支烟，又一次向巴迪亚叙述如何积累成这笔财富的经过。在革命进入尾声时向普埃布拉州的农民放短期高利的贷款；预先估计到普埃布拉市会得扩展而在该市周围收购地皮；靠历任总统的友好干预而在墨西哥城购得待分配的地产；收购了大都会的这份报纸；收购了矿山股票，成立了一些墨美合营企业，由你作为稻草人出面，敷衍一下法律；充当美国投资者的心腹人物；在芝加哥、纽约和墨西哥政府当中作中间人；操纵证券市场，按照你的意愿和利益，时而使它涨价，时而使它跌价，时而卖出，时而买进；托艾勒曼总统^①的福而享到了一劳永逸的太平盛世；从农民手中夺取了村社土地，以便使内地城市进一步扩展城区；取得开采木材的特许权。是呀（你叹一口气，叫巴迪亚给你划根火柴），二十年来无非一直是提高人们的信心，保持社会和平，促进阶级合作；经历了拉萨罗·卡德纳斯^②哗众取宠的做法之后，二十年来一

① 米格尔·艾勒曼，1946—1952年的墨西哥总统。

② 拉萨罗·卡德纳斯（1895—1965），1934年任墨西哥总统，曾采取石油工业国有化等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措施。

直为国家的进步而努力；二十年来企业界的利益一直受到保护，工会领袖变得百依百顺，历次罢工无不垮台。这时候你把手伸到肚子上，你那长着卷曲的白发和橄榄似的脸庞的脑袋轻轻地贴在桌面玻璃上，你又一次（这次是多么的靠近）看到你那位病夫孪生兄弟的形象，而同时，一切嘈杂的声音都笑嘻嘻地逃出了你的头脑，所有这些人的汗水把你包围起来，所有这些人的肌肉把你挤得喘不过气来，使你失去知觉。照出来的孪生兄弟，又同另一个，也就是同你这位七十一岁的老头子，重合在一起。你毫无知觉地躺在转椅和钢制的大办公桌之间：你留在这里，不知道哪些情况会列入你的传记之中，哪些情况会避而不谈，予以隐藏。你是不知道的。这是一些很平凡的情况，有这样的经历的人，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的一个。你感到踌躇满志。你记起这件事。但是你也记起别的事，别的日子。你不记得不行。这些日子有近有远，有的差不多记忆不清了，有的则历历在目——邂逅与拒斥，昙花一现的爱情，自由，怨仇，失败，意志——这样的日子，过去和将来都不是你给它们取的名称所能概括得了的。在那些日子里，你的命运，象长了一副灵提狗的鼻子一样，穷追着你，找到了你，同你算账，通过言语和行动把你体现出来。它象是一种复杂的、不透明的多脂肪物质，永远同另一种东西交织一起，而那另一种东西是不可捉摸的，那就是你那个被物质所吸收了的精神：象鲜嫩的藤条那样的爱情，象长着的指爪似的野心，越来越秃的头顶上的烦恼，阳光和沙漠的忧郁，放着不洗的脏茶盆所体现的颓唐，热带河流的那种令人神往的景致，刀剑和炸药给人带来的恐惧，晾过的被单的丢失，在黑马当中度过的青春，荒僻的沙滩上的老年，信封和外国邮票的汇合，烧香发出的令人厌恶的气味，尼古丁造成的疾病，红色土壤的哀痛，下午院子里的

亲切气氛，一切物件的精神，一切灵魂的物质。你的记忆象刀一样把两半分开了，生命却象焊具一样把两半又重新连接，予以分解，追踪它们，找到它们。水果是有两半的，今天它们要合在一起了。你回忆起你留在后面的那一半。命运找到了你。你打个呵欠。不必回忆了。你打个呵欠。事物及其感情正在零星散开，沿路断成一段一段；在那边，在已经过去的后面，有一个花园。你如果能回到那个花园去，你如果能又一次终于找到它，那该多好。你打个呵欠。你没有换地方。你打个呵欠。你正站在花园的土地上，但是苍白的树枝不肯结果实，多尘土的河床不肯流水。你打个呵欠。日子是互不相同的，又是一模一样的，是遥远难辨的，又是历历在目的。人们很快就忘掉需要，急迫，惊讶。你打个呵欠。你睁开眼睛，看见她们在那里，在你身边，假装殷勤。你喃喃说出她们的名字：卡塔琳娜、特蕾莎。她们一直隐藏着这种受了骗，受了污辱，要兴师问罪的心情。这种心情，现在由于不得已，又变成了一种表面上的关心、亲切、悲伤。表示关心的假面具，是由于你的病，由于你的神色，由于人情世故，由于旁人注视的目光，由于代代相传的风俗而使她们不得不发生转变的第一个标志。你打个呵欠。你闭上眼睛。你，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他。闭着眼睛相信你的日子吧。

（一九四一年七月六日）

他乘小汽车到办公楼去，路上经过那里。司机给他开车，他在车上看着报纸，但这时候他偶然抬起目光，看见她们走进了商店。他瞧瞧她们，眨了一下眼睛，接着，汽车又开动，他又继续读着来自西迪巴拉尼和阿拉梅因^①的消息，瞧着隆美尔和蒙哥马利的照片。司机在阳光下直冒汗，但又不能打开收音机消遣